

锦江边的时光

陈兆平

合江亭外的码头登船，顺水而下，过夔门，穿巫峡，一路到上海，他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文坛巨匠巴金。

我一边梳理成都水系的变迁，一边默念着那些河流的名字。自从李冰父子建造了都江堰，奔涌而来的岷江水就被分为内外两路，一路为岷江正流，叫外江，另一路引水至成都平原，叫内江。内江水系的柏条河经成都郫都区时与徐堰河汇合，然后在石堤堰再次分水，左边的叫府河。唐代，府河改道绕城而行，与南河环抱成都成为护城河，千年来一直护佑着这座城。

府河与南河，老成都人习惯将它们称为府南河。在岁月的变迁中，府南河慢慢变窄了，变脏了，水流也变小了。为了“灌锦清江万里流”，1994年，成都开始实施府南河综合整治工程。这不仅为河流的脱胎换骨，更体现了一座城市在发展进程中进行环境改善的决心。后来，这一工程获得“联合国人居奖”。2005年，经四川省政府批准，成都市区段的府河和南河统称为锦江。

那一年，我辗转去了报社，每天在电脑上飞速地输入一个又一个字。繁忙的工作之余，年少时开始做的文学梦重新被唤醒。我想起久违的诗歌，想起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。

浩浩汤汤的岷江水奔流到今天的杜甫草堂附近时，一改汹涌的野性，孕育出一条温和的浣花溪，成为老成都人眼里南河的起点。浣花溪这一段有着

“灌锦”的功能，在此濯洗后的蜀锦，因色泽艳丽而成为上好贡品。蜀地自古有织锦传统。三国时期，蜀汉恢复设置锦官管理织锦，成都“锦官城”之名就来源于此。

浣花溪多树，多修竹。树为桤木，竹多慈竹。颠沛流离大半生的诗人杜甫当年很看好这个地方，在浣花溪畔修了几间茅屋安家。成都给了杜甫安宁，杜甫回报给成都诸多诗篇。从公元759年冬天来到成都，先后寓居成都近4年时间的杜甫，留下了200多首关于成都的诗歌，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等。

今天的浣花溪以杜甫草堂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背景，已成为一座城市森林公园。成都被誉为诗歌之城，浣花溪公园里就有杜甫千诗碑，还有诗歌大道。我走进浣花溪公园，一遍遍地读着杜甫的诗，然而杜甫当年生活过的浣花溪，已消失在百花深处。我嗅着公园里绿树、青草、百花的气息，倍感清新舒适。今天有2000多万人共同生活在这座城，这里的生态环境一天比一天好。西岭雪山常常出现在城市天际线，成都成为在家门口就能看见雪山的公园城市。

我上班的报社在锦江区。那些年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我在其中一幢高楼里。在报社工作时，我多次到访府河，府河让人印象深刻的便是桥多。府河长得慢，府河向远方流淌的地方，油

菜花田渐渐消失，稻田也失去了踪影。时光跑得很快。我在河流的上下游跑着跑着，就把成都住成了第二故乡，再也没想过要离开。

我的家离府河很近，周末我常去河边看水。那一河好水，浸透千年月色。坐在河边的垂柳下，一杯绿茶在手，河水带着岷江的情意从眼前缓缓流过。再往上游走，一直到都江堰南桥时，离锦江的源头便越来越近了。好几个夏天的夜晚，我陪外地来的朋友在南桥吹晚风。大家一边喝夜啤酒，一边看桥下的岷江浪花高叠，江水发出轰隆隆的声响，直奔成都平原而去。

滔滔岷江水进入成都后，不紧不慢地流过成都人家。成都人也和这水一样，过着不慌不忙的日子。“老板，来一杯三花儿。”岸上的茶坊里，铜壶的长嘴伸向青花盖碗，一碗花茶的浓香令人沉醉。成都人一有空闲便呼朋引伴去江边喝茶，看一眼锦江水，顿时眼明亮，心安然。

这些年，我住在锦江上游，上班去锦江下游，来来回回，总是离不开锦江了。多少个夏天的傍晚，我站在锦江岸边看夕阳，夕阳泛着金光在天边一点一点西沉。我知道，这一刻的夕阳也落在了数百公里之外的故乡。想故乡的夜晚，我便默念着锦江的水声，很快静下心来，然后安然入梦。直到第二天早晨的鸟鸣唤醒我，太阳已经照在了锦江之上。

珠海有“百岛之市”的美誉。大大小小的海岛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万顷碧波之中，长达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宛如伸展的臂弯，将这些星罗棋布的岛屿揽入怀抱。

“岛”，光看字形，让人想到也许与鸟有关。岛，也是鸟儿飞临大海时的栖息之地。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时常往返于广州、珠海两地。每次到珠海，看到天高海阔的景象，我心中的那只鸟儿就开始振翅。这一次的目的地，是桂山岛。

走出桂山岛客运码头，一派清新的海岛风光映入眼帘：蓝天明净，白云悠悠，林木蓊郁，渔村风情的房屋依山而建，真可谓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坐上接驳车，沿山路而上，很快到达预订好的位于半山腰的民宿。民宿庭院古朴雅致，垂挂在外墙上的三角梅热烈绽放，如瀑布奔涌而下。

上山时因为乘车，沿途的风景来不及细看，于是我又顺着山路走路下山。我发现，这里的民宿显然都做过了精心设计，充分利用前低后高的地势来建造，让房屋外观与自然山景相映成趣。

来到山下，在滨海大道漫步。路的一边就是触手可及的大海，载着游客的观光车在干净的街道上穿梭。临街的茶餐厅、海鲜餐厅一家挨着一家。旅游业的发展让这里人气满满，却又没有闹市的喧嚣。

这条路上一处人文景点——文天祥广场。广场的高处矗立着文天祥塑像。站在塑像前，萦绕耳际的不仅有拍岸的涛声，还有那千古不朽的诗句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这首《过零丁洋》，是公元1279年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前住崖山，途经伶仃洋时所写。伶仃洋即珠江口内伶仃岛和外伶仃岛之间的一片水域，桂山岛就是这片水域中的一座小岛。当年文天祥是否经过这座小岛，已很难考证，但后世的人们一直没有忘记他，对他的纪念代代相传。

其实，桂山岛以前不叫“桂山岛”。1954年，为纪念乘“桂山号”舰参加解放万山群岛战役牺牲的解放军战士，而得名桂山岛。我来到桂山舰纪念馆。园内林木葱茏，庄严肃穆，桂山舰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。时光荏苒，烽火虽已远去，但先烈们的精神万古长存。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，如今的桂山岛，已从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渔村，变成一座花园式的现代化海岛，先辈为之奋斗的理想正一步步变成美好的现实。

离开桂山舰纪念馆，已是下午5点多钟。我想赶在天黑前在岛上再多看看，便坐上观光车。车上有本省游客，也有外省游客。大家聊得最多的，是岛上秀丽的风光和深厚的文化。司机杨师傅见我们对桂山岛很感兴趣，也打开了话匣子。他热情地介绍着桂山岛近年来的变化，时不时还会抛出问题考考我们。

“你们看到大海里面那些白色的‘大风车’了吗？”

“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，好像是用

桂山岛记

郝俊

来发电的。”

杨师傅一脸的自豪：“对喽，那些‘大风车’就是风力发电机，很厉害啊！这个风力发电绿色环保，不仅可以满足岛上的用电，还可以通过海底电缆为珠海陆地供电呢。咱们桂山岛已经实现了低碳环保，现在的目标是打造‘零碳岛’。”这时我才想起来，在岛上所见的旅游观光车都是新能源车辆。

行至七湾，杨师傅特意停车，让我们赏景。山间的清风吹进心怀，令人畅快。极目远望，海天一色，我们忙着拍照留影。杨师傅指着山下的海，又向我们介绍：“知道水里的那些‘圈圈’是什么吗？那是深海养殖网箱。靠海吃海，这可是海岛人的‘粮仓’，是渔民的‘钱袋子’啊……”我们点点头。“当然，现在致富的路子变多了，生活越过越好了。除了养殖，很多人把家里的闲置房屋利用起来，布置成精品民宿，还有的人靠着好手艺开起了特色餐馆。只要人不懒，就不愁挣不到钱……”杨师傅说得没有错。

“上车喽！”杨师傅提醒我们，现在返回，正好观赏落日。

到达山下时，大约傍晚6点钟。一号堤的护栏前已站满了游客。此时，天边的夕阳给眼前的一切换上橘红色的晚装，落日的余晖在平阔的海面映出一道橙红的光焰，远处的船舶在暮霭中勾勒出自己的轮廓，剪影似的映衬在红晕轻染的天际……



仁里印象

张韵秋

那些古色古香的村落，是藏在安徽绩溪山水里的秘密，仁里村便是其中一座。

走进千岁有余的古村仁里，穿行在古老的建筑群中，阳光照在祠堂的飞檐翘角和斑驳的马头墙上，如同一脚踏入了时光隧道。

《鱼川耿氏宗谱》有载，南朝梁大同五年（公元539年），工部尚书耿源进还乡途中，与其弟仰慕新安山水，来此游历。行至今天的仁里地界，见风光旖旎，遂迁徙至此，兄弟二人即成村名。至唐光化年间，又有金乡令程药举家人村，仁里便有了程氏的开端，故又名程里。明末清初，仁里人丁兴旺，是徽商会集的水陆码头，索性更名“大仁里”。“仁”，也彰显着以仁为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耿姓与程姓两个家族虽有不同渊源，却在这块土地上世代和睦相处，诠释了“仁”字的深厚含义。

走在仁里的街巷，除了古祠堂、古牌坊、古民居、古书院、古码头等营造的静气、古气，迎面而来的还有大自然的清新气，从青山绿水中涌来，在灰墙黛瓦间弥漫。走着走着，一条长不过百米的老街突然呈现眼前，中铺条石，边镶竖排青砖。据载，这条街名为百步钦街，为南朝梁武帝钦赐歌源进，并造庵亭遮阳避雨。如今，当年的廊亭已无影踪，巷子里墙壁斑驳，青砖被岁月磨得失了颜色和棱角，除了墙上“百步钦街”的标识，其他都已沉寂在千年风雨里。

走在长长短短的青石巷，路过“世

明信片里的秋

郭宗忠

北京的秋天任意截取一个方寸，都是最美的风景。我随意拍下的照片，朋友说，都像是一张明信片。

在西郊线颐和园西门站外的一小片黄栌树林中，我等待朋友过来赏秋。朋友说，得推迟一小时才能到。我没有因朋友的迟到而抱怨，反而窃喜有了独自欣赏这片黄栌树林的时间。

我找到前天还是斑斓的那片黄栌树叶，此刻整片叶子已经通红。这让我想到冬日炉子里烧到快要熔化的炭火，它们是那样炽烈。炭火在私语，黄栌树叶也在私语。蔚蓝的天空，映衬着这些树叶的纯粹。

每一片树叶走过各自不同的一生，叶面上也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。有狂风击打、暴雨袭击、虫子咬噬，也许还有调皮孩子的撕扯，但它们都坚持到了秋天。我舍不得把这些叶子摘下来，于是拍下照片，再发在微信朋友圈，与朋友们分享这秋叶之美。

在秋叶红时，稻子也成熟了，京西的稻田全部黄澄澄的。在城郊有这样的稻田是稀有的，既可观光，也让城市里的孩子认识了稻子，一举多得。

鸟儿们啄食着稻粒和浆果。黄鹂、

乌鸫、白头鹎、灰椋鸟在秋光里闪亮登场，恰到好处地间奏和鸣。

你会看到稻田后的背景里迁徙的雁阵，还能听到鹤鸣。玉峰塔如巨型毛笔一般，仿佛随便蘸一下阳光、昆明湖和团城湖里的秋水，挥毫一番，都能描绘出眼前的画幅。

我走在林荫小道上。落叶的簌簌声，木瓜树黄的红的树叶，槐树细密的小黄叶，高大的悬铃木……不用你去分辨，哪一种都是美的。我甚至想把自己种在这些花草树木之中，成为它们中的一棵，永远守望着这一片土地，成为美丽的风景。

那些小的云杉树从落叶底下钻出来。它们在离大的云杉树近百米的地方，应该是风吹来的种子。也许多年以后，这里也会成为一片云杉树林，会有更多的松鼠在这里安家。

我还拍下了满树熟透的海棠果，拍下了竹亭外金银忍冬树的小红果，那些果实引来一群群欢喜雀跃的小鸟。

我抬起头来望向西山。透亮的阳光下，光影里的山已经层林尽染，我也把它们拍下来。我要把这些风景的“明信片”，快递给远方的朋友。

小镇里，搬运美好未来

石智安

千里资水，流淌着湖南芷湖湖口的美丽风光。而在我的记忆中，曾经的资水畔，是尘土飞扬的马路、泥滑不堪的码头和吊脚楼林立的麻石小街，那里，穿梭着我们这些搬运工的身影。

那时，老家芷湖湖撤乡建镇，需要搬运大量建筑材料，乡亲们就顺势成立了一支搬运队伍。挑中砂、卵石、卸煤炭、石灰，抬钢筋，扛木材、水泥，背腻子、化肥……都是我们的活儿。

记得一个夏日的午后，太阳高悬天空。我戴上草帽，爬上车厢，热浪立马迎面扑来。我拆下一侧车厢板，一锹锹铲下去，石灰块纷纷掉落地上，瞬间腾起一团白色烟雾。顿时，一股呛人的气味直钻鼻孔。扬起的灰尘沾在我汗流浹浹的脸上、手上，引起丝丝灼痛。我视线模糊，沾满石灰的手却不敢揩额头上的汗水。弯着腰，低着头，我一下一下地往地上撒石灰。渐渐地，石灰块就堆成了一座小山。最后一看手掌，赫然磨出了一个血泡。

还有一次在渡口，雨越下越大，砂卵石船陆陆续续地往渡口赶。我们戴着斗笠，穿着雨衣，一声吆喝，就马上挑起了砂子。一担砂子本来只有百把斤，但由于吸饱了雨水，重量达到一百四五十斤。为了赶进度，大伙儿冒着大雨挑着沉重的砂子。雨水顺着斗笠从头顶、额头上往下流，与汗水融在一起。为了不掉队，我喘着粗气，咬紧牙关，紧跟前面搬运工的步伐，一担又一担地跑着。一片雨帘中，除了渡口的轮船走上走下来几个撑雨伞的乘客，就只剩下我们这群搬运工在风雨中来来回回穿行……

这样的情形在上世纪末有了改变。自卸船开始零星在资江上航行，翻斗车上也稀稀落落奔驰于乡村公路。自卸船上的机械臂雄赳赳地指向天空，船舱里的砂卵石通过机械臂上的皮带源源不断地向岸上倾泻。但自卸船只能把砂卵石传输到岸边，远一点的地方仍然需要搬运工去挑运。翻斗车则完全不需要箩筐、扁担了。司机坐在

驾驶室里，扳动液压泵，操纵着车厢底下的液压顶杆，靠近驾驶室这头的车厢就被顶了起来。一阵抖动之后，车厢里的砂卵石干净利落地滑落到了地面上。

本世纪初，自卸船和翻斗车越来越多，已占据了搬运市场的大半壁江山。后来，砂石场还建起了卷扬机基站。自卸船上的货物先传送到岸上的卷扬机，再由卷扬机像接力棒一样传送到指定的区域。自此，人力搬运完全退出了芷湖口的舞台，机械化、电气化等搬运设备纷纷登场。我的小镇乡亲们借助这些现代化设备，继续搬运着芷湖口美好的未来。

小镇里，凡砂子卵石、钢筋水泥到过的地方，就有了一条条宽阔整洁的街道。一家家超市商品琳琅，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。家家装上了电话，户户连上了网络，人人用上了手机。信用社升级，建起了宽敞明亮的大厅。街道开辟了公园，种了假山，栽了花草，健身器材上活跃着乡亲们的身影。拖拉机、摩托



▲中国画《黄海松涛》，作者黄宾虹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车、小汽车，行驶在镇里的大街小巷和田间的水泥路上……

家乡一直在变化。这两年，我又听说了一些新事物。我听一位老乡说，他正计划着开网上商店，做农副产品销售。进入网店的页面，图片里，家乡的大豆粒粒饱满，西瓜表皮光滑，甜酒米粒洁白，青菜挂着晶莹的水珠，还有红彤彤的西红柿、肥美的鱼儿、活蹦乱跳的鲜虾……再点击进去，可以看到农副产品的详细介绍，农作物生长的田园风光，采摘、包装的全过程，甚至还有种植户的故事。

老乡向我描述着：当客户下单、支付货款后，他们就会通知快递员赶往货物所在地；快递员熟练地打包着大豆、甜酒、鱼虾及其他蔬菜、水果……车辆来来往往，将这些商品送往不同的地方。这不是梦想，在邻近乡镇已有成功的例子。

听着老乡的描述，我突然想到，网络时代里，这些网店的工作人员，何尝不是网上的搬运工？越来越多的优质农副产品，正源源不断地经这些网上搬运工之手，从乡村走向城市，从田间走进千家万户……

洞庭湖平原上，我的勤劳的乡亲们，通过自己的双手，搬运出一座现代化的芷湖口小镇，搬运着家乡美好的未来。